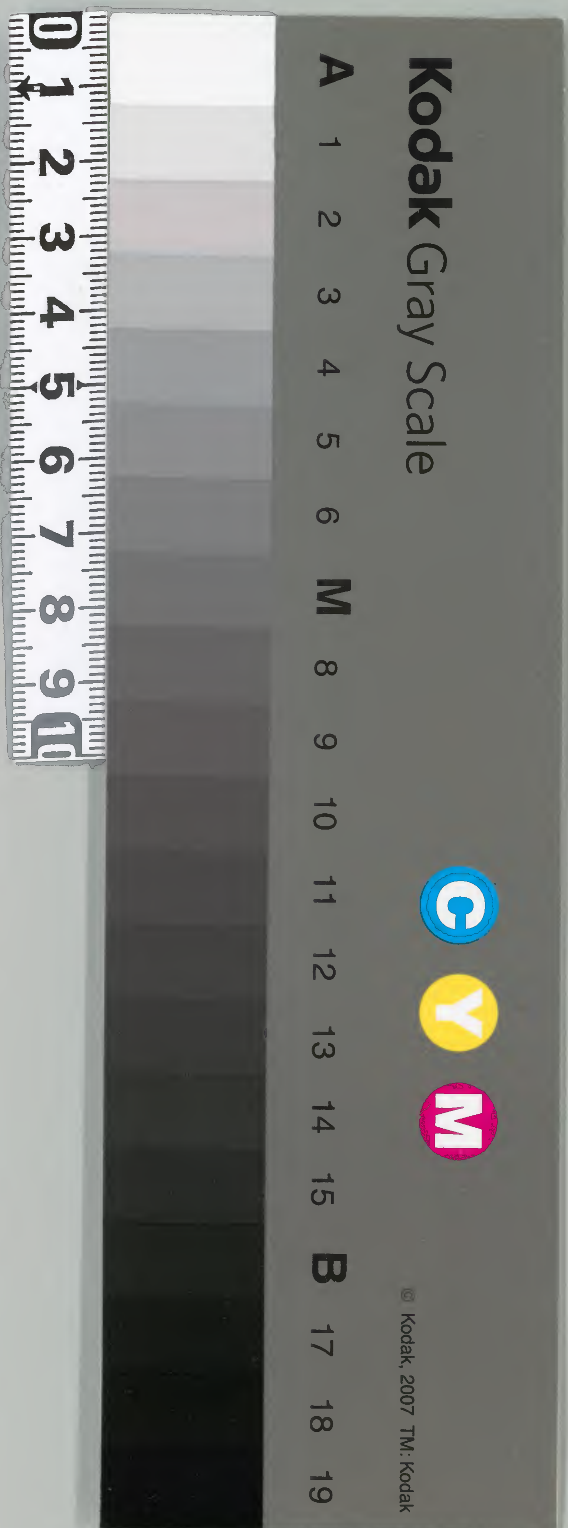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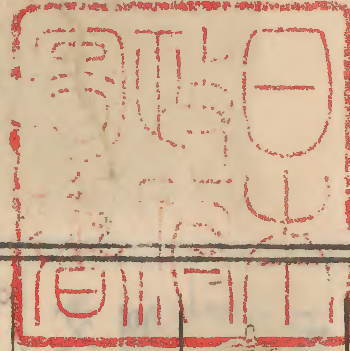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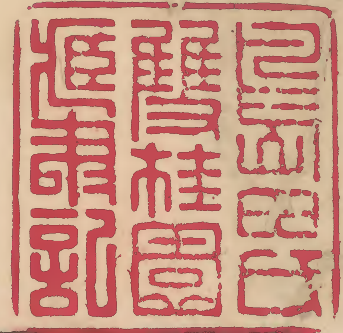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

七之八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772 |
| 冊數 | 8 (7) |
| 函號 | 別 25 2 |





貞觀政要卷第七

戈直集論

崇儒學二十七

論文史二十八

論禮樂二十九

崇儒學第二十七章

凡六章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

天下文儒令以本官

令平聲

兼署學士給以五

品珍膳更日宿宜

更平聲

以聽朝之隙引入內

殿討論墳典論平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又詔勲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學生舊本此與

後三章通為一章今按崇儒雖同典故則異

分爲三章又按通鑑武德九年九月上於弘

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

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

陸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

云云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真氏德秀日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

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

名儒學士以講磨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

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

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

日異夜艾未嘗少怠此三代以下之所又

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

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問閭疾苦則議息

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後之人君有

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模不可以

不復也○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未即位

也廣招瀛洲之賢其既即位也大啓弘文

之館討論墳典商略政事蓋自三代以下

人君講學之勤未能或之先也然嘗論之

太宗之所講學豈真堯舜禹湯文武孔顏

之學也夫允執厥中堯之學也危微精一

舜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忠恕
一貫孔門師友之學也瀛洲諸賢之所講
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
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愚
獨怪夫君臣問答之際詔令章疏之間一
事之微無不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
於統宗會元之地迺無一語及之是則太
宗之學學其所學非堯舜禹湯文武孔顏
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世無善治
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
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

師兩邊俎豆干戚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

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

去聲驛傳也

令詣京師

平令

同聲後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衆學生通一

大經已上咸得署吏

署吏職入仕也

國學增築學舍

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

其書筭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衆藝

唐制國子太學廣文

四門律書筭凡七學皆置博士國子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

者太學掌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
品曾孫為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
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為生
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算學掌教
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
又有五經博士掌以其經教國子

太宗又數幸國學

數音朔

令祭酒司業

凡會同饗醜必

尊長先以酒祭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兼領諸學凡釋奠則為初獻司業其貳職也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

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

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音亦遣子

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

篋方竹器所盛書籍者幾至萬人幾平聲儒學之興古昔

未有也

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博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廣學

舍千二百區益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屯管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

秀文奎集京師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箏踵堂者凡

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如不復三代之制未知其可也

○愚按昌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之文武周公孔子然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也孔子不得位與時者也得位與時者其道見之於事不得位與時者其道託之於言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堯舜而至周公去夫子之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何由而明於後世哉六經之訓如日行天夫子之功也先儒周子謂宜乎後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周公固為先聖而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為先聖實始於太宗遂為萬代之定制廟祀遍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即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英睿之君真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以致之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苦且切皇姓侃名

郎一作皇甫侃者非褚仲都明周易周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為國

子博沈重字子厚通春秋群書為五經博士陳洸文阿字國衛通

三禮春秋為周弘正字思行晉周顛之後為國子博士張譏

字直言武城人為國子博士隋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為國子祭酒劉炫

字光明河間人為太學博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

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

可訪其子孫見在者見音現錄姓名奏聞二十

一年詔曰左丘明左丘明見於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氏謂孔

子所言左丘明在孔子前則左氏傳非丘明所為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為此傳也或

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考姓氏書曰蓋左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

耳然則太宗詔從祀諸儒以左丘明為首而莫於公穀之列者蓋漢晉以來相傳誤以左

氏為左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學稱序詩傳易禮春秋公羊

高公羊姓高名子穀梁赤夏弟子傳春秋

勝

濟南人為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聞

之秦時焚書伏生藏於屋壁兵起流高堂生

魯人前漢為博士得儀禮十戴聖前漢為九

禮記三十六篇傳毛萇趙人為漢河間孔安

國臨淮太守為古文尚書之宗劉向字子

楚元王之後成帝時鄭眾後漢為大杜子春

後漢河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

盧植字子幹後漢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

詩禮論語孝經國語服虔字子慎後漢何休

春秋公羊傳孝經論語大夫解王肅字子雍三

太常蘭亭侯王弼字輔嗣三國時為杜預字

軍當陽侯注春秋左氏傳范甯西晉時為豫

梁穀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

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

享尼父廟堂

父音甫魯哀公諱孔子之稱

其尊儒重道如

此

唐氏仲友曰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於此時猶守先王之經有如劉炫之徒至

於流離饑餓而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擢其子孫以報之至

於左立明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子孫蒙

引擢之恩又有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能不加勉又足為後世故實太宗二

舉豈不美哉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為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數年復優異梁周陳隋各儒之子

孫雖其經術學行未探聖賢之闡奧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又後數年復詔以左丘

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廟左氏諸儒注釋經義考論制度使後世有所依據誠足以

當此秩祀遂為不刊之典太宗是舉亦前帝王所未及行也夫儒之近者恩沾於子

孫儒之遠者禮秩於配享太宗之崇儒重道顧不美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

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

行去聲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

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

時昭帝名弗陵有人詐稱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衛皇

生后所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雋音

也不疑其名字曼倩渤海人時為京兆尹斷以蒯贖之事蒯古買切蒯贖

春秋時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卒孫

五年蒯贖入是為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

術明於古義者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

公卿識視皆不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

縛曰昔蒯贖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

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

也遂詔送獄帝嘉之廷尉驗治竟得姦詐

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

言○愚按賈子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卿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昔漢霍光

因夏侯勝之言而重經術之上昭帝因雋

不疑之事謂公卿大臣當用明於古義者

夫漢之諸儒要非真儒也而明效大驗如此况真知道者哉太宗謂任人須用德行學識為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其說美矣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然太宗王珪之所稱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

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

名籀其先琅琊人博學善屬文隋世李綱

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釐正五經拜秘書少監後撰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五禮成進爵為子

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

詳議

重平聲

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

非之異端蠡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

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

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

直散騎常侍

晉以直散騎常侍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號通直後世因之頒其

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

令平聲

太宗又以

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

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

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舊本五經疏義另為一章今合

為一章

唐氏仲友曰五經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

說特未定也世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埋滅其能盛行於世者如王弼之易

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

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十百家為之盡廢然為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

太宗始命名儒為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其教而已道未也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分浸益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

通晉宋舊文故能釐正南北之謬其有益於學者多矣

○愚按自經籍僅遺於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掇拾而專門名家之學紛紜轆轤學者

不勝考也太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疏義易主於王弼書主

於安國詩主於毛鄭三禮主於康成杜預之左傳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

顯行於世而
其他數十百家盡廢
唐之疏義可謂有功於經矣
然嘗論之古者易有田氏焦氏費氏數家自唐以王弼為正而秦漢象數之學晦矣古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為正而古文今文之本亂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正經易之十翼不附於爻象自唐之疏義既出而經傳散亂不可復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道者疏義也晦六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音釋之備毫分縷析使後世有考焉此則其功之不可誣者也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

扶夫音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

月光而水垂

蜃音腎大蛤也海上月明蜃吐氣如樓閣之狀

木性懷

火待燧動而焰發

燧取火之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

取柔拓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人性含靈待學成而

為美是以蘇秦刺股

刺音漆蘇秦字季子雒陽人師鬼谷子得太公

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

流至踵簡練揣摩至期年而成後遊說佩六國相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為博士治春秋下帷講誦

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對

策三篇擢為江都王相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

曰夫音扶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

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道禮學記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按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可以明

善而復其初也由此論之善者吾性之所本有非學則無以復之也猶水者蛋性之所

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之也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燧則無以發之也太宗此論雖

後世醇儒不能遠過文本斯時政當告之曰陛下既知性善之具於已則性無內外

之分不當慎於外而怠於內也性無始終之異不當謹於始而怠於終也于以攻其

邪心格其非心庶乎疾之有瘳矣顧乃泛引學記之言無所匡救道之不明有君無

臣豈不可數之甚哉

文史第二十八章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比見音比

鼻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揚雄字子雲成都人

漢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

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後上羽獵雄從以為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故作

羽獵賦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司馬複姓相如名成都人著子

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

相如以子虛言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籍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為子虛上林賦

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班固兩都籌賦班固字孟堅

明帝時為校書郎繼父業著西漢書後迂玄武司馬作西都東都賦此既文體

浮華無益勸誠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

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

須備載

胡氏寅曰凡入之心已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已以為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

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沒人之善使後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瞋眩之藥將

以已疾也如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尅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愚按春秋者諸史之本也褒善貶惡進君子退小人進中國退夷狄一言一字皆足為後世法後世之史表年紀事而已固難律之以春秋之法要使其善足為勸惡足為戒可也無益之文何必廁於其間哉太宗謂漢史載甘泉等賦文體浮華無益勸戒其說是也近時司馬氏作通鑑於韓文載文暢序於柳文載梓人傳取其有益於世教也較之舊史載進學解等文相去遠矣司馬氏之書真太宗之遺意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

通鑑作鄧世隆避太宗諱除世

字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

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

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

笑非所須也祗如梁武帝父子

武帝及昭明太子統也

及陳後主

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國號陳多與狎客賦詩後為隋所滅封

長城公隋煬帝亦大有文集

如玉樹後庭華曲清夜遊西園曲之

類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

惟在德行

去聲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按通鑑係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
濬哲文明未嘗不言文也夫子之言堯曰
煥乎其有文章朱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
者也其經緯天地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
有文集矣君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
之所謂文文與行乖何足云也太宗謂人
主惟在德行何必事文章此言固為要論
然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辭昭回天章光
被萬物如帝堯之文
章尚何厭於文哉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

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比音鼻書何等事大

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

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

古之左右史禮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以記人君

言行去聲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幾平聲

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

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

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入君有過

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平聲遂良不記

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後人主不察非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

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必自觀之邪劉洎謂天下亦皆記之斯

言足以徹其君心全其臣職矣

○愚按古者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所以約飭人君之身心使之無言

動之失而已唐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必得其人以舉厥職則廢乎其有微也若

遂良之言可謂能守其職矣劉洎之言則兩箴之也賢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

史書彰善癉惡癉音重足為將來規誡不知

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平聲帝王親見之對

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平聲人主不為非法

止應平聲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

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
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誠使得自修
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
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
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

吉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

周室安見公平季友鳩叔牙而魯國寧鳩直
禁切

毒鳥也以羽歷飲食即殺人春秋時魯莊公
有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莊公娶孟任

生子班欲立之及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
父可為嗣公患之問季友季友請立班季友

以公命使人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

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

削淳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

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

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

辭雅合至公之道

范氏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

而卒不沒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

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

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

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又曰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善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

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

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

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主者不幸

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

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則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

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

○愚按唐世臨湖之事先儒論之詳矣太宗至是乃自此於周公誅管蔡為同類也

不能逃儒者之議焉文公朱子謂只消以
公私斷之周公全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
則假仁義以濟私欲斯言盡之矣愚謂使
建成有泰伯罔讓之心而太宗得如王季
因心之友則至德在建成聖德在太
宗可以掩絕千古矣是可為嘆息也

禮樂第二十九

凡十章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諱之前
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
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

書齊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諸帝妄為節

制特令生避其諱

令

平

理非通允宜有改張

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
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
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
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
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愚按春秋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著在禮經昭然可法諱名所以示尊事之意也降及後世諱益繁而愈重有偏有旁有嫌甚至改易聖經之字遂失其義甚非古也太宗灼見近代之失去其繁文二名不偏諱

名合古義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

以副瞻望比見比音鼻帝子拜諸叔亦即

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

穆昭如字古者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說見朱子中庸或問

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

不得答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唐氏仲友曰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未正其如邦何正帝子諸叔之昭穆豈惟得

叙族之禮亦以明本支見尊無二上之義

○愚按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入學齒胄所以尚敬也矧以帝諸

子而受諸叔之答拜殊失親親之殺豈禮也哉李輔之言太宗之詔誠為彛則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

此音鼻

京城士

庶居父母喪者

喪平聲

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

不哭以此辭於吊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

乖人理宜令

平聲

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愚按太史公謂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降及後世其說愈長其術愈衍而拘畏愈

甚令人欲遠絕而不能然韋觀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從古以來有是

說此又何也以子卯而不樂亦猶辰日而不哭也太宗嘗以辰日哭張公謹矣此固

足以破時俗之惑而天下至有辰日而不哭父母者夫父天母地之傾摧號天叩地

之不及乃以辰日而不哭此情果何為哉太宗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善矣然陰

陽之說流弊于今豈惟辰日不哭而已哉傷風敗俗乖亂人理者尤多上之人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庶幾其少改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

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

拜損害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平致

拜於父母

○愚按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人藐焉而中履則天地其大父母也書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詩曰父兮鞠我母兮育我則育我

鞠我者一家之父母也僧道二字三代無是名也後世而有其名有其人矣獨非上

乾下坤而處於中者乎獨非爲天下父母者之民乎獨非一家父母之子乎而曰出

世間矣上而不拜君王下而不拜父母其不在君臨之內歟不出鞠育之中歟吾不

知其何心也若唐世至於坐受父母之拜尤爲不經之甚太宗勅之禁斷仍令致拜

父母允合民彝誠可爲後世之法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

有比音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

恃其舊地好自矜大好去聲稱爲士大夫每嫁

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爲貴論數定約同

於市賈古音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

理湏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

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

等棻音汾令狐複姓德棻名也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起居舍人嘗建言論次隋周

正史貞觀三年詔德棻等撰周齊梁陳隋史書成遷禮部侍郎刊正姓氏普

責天下譜牒兼據憑史傳去聲剪其浮華定其

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

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幹為第一

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

為其世代衰微為去聲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

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

仰自高販鬻松檟音買依託富貴我不解音懈人

間何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

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清素學藝通博

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崔盧之
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
何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背音倍
以得為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
冕何因崔幹通鑑作崔民幹避太宗諱除民字猶為第一等
祇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論數代已前祇
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

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凡百
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寔繁於冠冕婚
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
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
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
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敦匹嫡之
儀問名唯在於竊貲結褵必歸於富室乃有

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
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辱於姻婭
或矜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
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
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
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

禮典稱朕意焉

稱去聲按通鑑凡二百九十
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唐氏仲友曰古者重氏姓故有同姓異姓
庶姓之別以天揖時揖士揖為之禮奠繫
世辨昭穆史氏掌之豈容少有混淆自秦
罷侯封而命氏別族之禮廢自魏有中原
而華夷之姓雜然無辨唐承南北之弊氏
族之書安得不作又出英斷以定高下不
幸遭許李挾艷后以焚信書至見自為勲
格而又納幣踰制禁昏成敵使太宗之美
意不得一傳

可勝嘆哉

林氏之奇曰善惡貴賤之在天下猶白黑
之不相掩初不可以一時之私見而決之
也班孟堅作古今人物表止曰義皇至于
西漢凡善惡之目別為九等而錙銖之遂

使後世之議紛然而起此無他善惡之在天下自有公論而非一時私見所得而決之故也太宗之論可謂一當世之失以合夫天下之公論矣然猶以一時品秩之高下而為後世門戶之貴賤則太宗所見猶未免於徇流俗之情也孰若付之公論使貴者自貴賤者自賤乎

○愚按人之賢否不同善惡萬狀初不可以家世而求之也以堯舜為父而有朱均以瞽瞍為父而有舜禹伊尹自耕稼而佐成湯傳說自版築而相武丁太公自漁釣而為周大師此豈以家世而求之邪况自魏有中原華夷之姓雜然無辨赫連托始

於夏后拓跋推本於軒轅李氏以玄元為祖崇韜認汾陽為宗書史失傳譜牒無據至若唐之崔盧李鄭矜其門地取鬻婚姻無所不至太宗深疾斯弊思欲革而正之是矣然猶以一特品級之高下而為後世門戶之貴賤則滋惑也姑以當時言之當時名臣無過房杜厥後遺愛與公主為非杜荷與承乾造逆將以其父祖之賢德而取之乎抑以其子孫之叛逆而黜之乎然此猶在易世之後也若侯君集與凌烟之圖而身為叛逆許敬宗與登瀛之選而心極奸邪又將何以處之乎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柰何欲定以一時之私見哉宜其紛紛而卒無補於事也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
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風俗弊薄
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
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
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
之道令平聲盥音管饋音匱盥以盤水沃手
也左傳奉匜沃盥饋以食為餉也易家
人主中饋異順而已職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
乎中饋異順而已

善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唐氏仲友曰有父子則有舅姑漢以來尚
主者以貴降其父可謂逆人倫滅天理矣
唐興猶不行婦禮王
珪正之不亦宜乎

○愚按古者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
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
德降及後世而此禮失矣夫人主以一身
為人倫之主居億兆之上斯則尊無二上
也帝女下降則婦道也豈宜以天子之女
而壞五常之大倫乎太宗能善王珪言使

公主行婦禮可謂庶
幾乎人倫之主也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

有湯沐之邑

古者諸侯京師有朝宿之邑蓋朝宿亦名湯

沐諸侯來京師主為朝王故名朝宿從王巡狩主為助祭祭必沐浴故名湯浴隨事立名

禱芻禾百車

芻麥也禾稈也所以供軍馬

待以客禮晝坐

正殿夜設庭燎

音療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

門內

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亦為

去聲

諸郡立邸舍頃聞考使

去聲後同即朝集使也

至

京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纔得容身而

已既待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豈肯竭情

於共理哉乃令

平聲

就京城閑坊為諸州考使

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幸觀焉

○

愚按漢世於京師置諸侯王邸第諸侯

州

考使各造邸第允合古制及其成親幸臨觀尤見優異之意孰不竭情於共理哉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準令三品

已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
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
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下
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為王下馬為去聲
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
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
擬以為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

母弟次立

母弟同母之弟也

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

耶徵又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

已降立嫡必長

音掌

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

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

珪之奏

○愚按昔漢賈誼治安之書曰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凡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又曰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然則臣之所以致敬於其君君之所以禮貌於其臣各盡其道而已王珪之奏固然而未免啓太宗輕我子之疑而太宗之言亦豈貴貴尊賢之道哉且當是時儲位之定久矣太宗至是而有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之語固一時遠慮之言也如魏王泰輩之妄想寧不兆於此言邪可不慎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踈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爲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

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

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

別同異

別披列切

明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

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

九族

者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者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九族敦睦由

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

殺

喪平聲殺音賽

隨恩之薄厚皆稱情以立文

稱去聲後

同原夫扶音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

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

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與音考之經史舅誠為

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左傳成公二年

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夫齊甥舅之國也寧不亦淫從其欲抑豈不可諫

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詩秦渭陽篇曰我

朱子註舅氏秦穆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

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今在舅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

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為去聲後同喪平聲後喪

紀同五月小功之服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

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禮記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

推而遠之也推他回切遠去聲並禮繼父同

居則為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

從去聲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總麻

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

乎異居固知制服雖係於名文蓋亦緣恩之

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長音遇孩童之叔

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音契

挈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

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

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

若推而遠之為是為如字則不可生而共居

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

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

在且事嫂見稱如字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

甚篤名均後漢時人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

與之使得顏弘都則竭誠致感名含晉時人

一尊其母與之使得名含晉時人

失明含盡心奉養醫須蟬蛇膽含憂歎累時
有童子持囊授含開視乃膽也藥成嫂病愈

馬接則見之必冠馬接字文淵扶風人後漢伏波將軍奉嫂致恭不冠

不敢入孔伋則哭之為位子思禮記檀弓篇

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

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

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

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

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喪平聲或

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

旨觸類傍求採摭群經討論傳記論平聲傳去聲或

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

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

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

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齊讀

日咨衰七雷切齊衰五服之第二等請加為衣長六尺博四寸裳下緝曰齊衰

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月服九請加為期

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

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

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加與從母

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詔從如字此並魏徵之

詞也

范氏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為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為母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為愈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愚按古之制禮尚矣嘗聞之師曰凡喪禮制為斬衰功緦之法者其文也不飲酒

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
飭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
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
者謂之心喪心喪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
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蓋服制一以周公
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
昧乎其質而不究古制禮之意者也如從
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
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
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
已之妻有娣奴之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
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舉
且服總麻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
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愬

然待之如行路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
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
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
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意欲加厚於古而
不知古者之制未嘗薄也大抵古人所勉
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
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為
何如嗚呼安得起唐之君臣而與語斯義
哉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

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

音洛
後同在

朕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

侍養去聲未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家語子路曰昔

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米

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良有以也况詩云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上音渠病苦也柰何以劬勞

之辰遂為宴樂之事甚是乖於禮度因而泣

下父之通鑑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

胡氏寅曰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焉大為宴樂

有人心者宜乎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

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後世流弊之遠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

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愚按以己之生日而上朝賀臣子之至情也君上教天下以孝臣子訓

也君上教天下以孝臣子訓天下以忠兩盡其情可也

太常少卿少去聲祖孝孫祖姓也奏所定新樂

初隋用黃鍾一宮雅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
擊謂之啞鍾至是叶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

竹為十二律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
由是十二律皆用而孝孫又以二十二用旋

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雅樂成調無出七聲
七聲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正徵六羽七

變宮本宮近相用唯樂章則隨
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
太宗曰禮樂

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搏節搏祖本切治政

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

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陳後主奢

淫日甚每飲酒使妃嬪與狎客共賦詩采其
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

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華臨春樂大略
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相酣歌自夕達旦

以此為常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齊東昏侯
時作伴侶

由是覆滅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

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

豈能感人扶夫音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

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

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樂聲哀

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

存朕能為公奏之為去聲知公必不悲耳尚書

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唐史無此九字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孔子之辭樂

在人和不由音調去聲太宗然之按通鑑係貞觀二年祖孝

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

四調二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
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

云云

司馬氏光曰禮者聖人之履中之所履也樂者聖

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

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作禮樂焉夫

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

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
史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史遠於身
與於閭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
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
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千百年然
後治化周浹風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

其未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濩武之音亦不能以化一夫矣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衰樂乎而太宗遷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

朱氏黼曰樂生於人心未嘗不與政通也發於外者雖本於人心之喜怒哀樂而作於外者亦足以感其心之逆順邪正世有治亂故其音有安樂怨怒之別而其音噍殺擘緩粗厲勁直亦足為其民之思憂康樂剛毅肅敬之殊聞韶護之音不覺和易聽鄭衛之曲不期流靡事有固然是豈經傳謾云哉如太宗所言則聖人移風易俗

鼓之具防情教和之理皆妄誕也聖人曰鐘耳魏徵知太宗之非不諫而反執是以順其旨不惟不知樂固亦不知經義也

○愚按古者聖人之作樂也功成治定德洽仁浹衆賢和於上萬民和於下然後定律本制器物立曲調習舞節作為一代之樂以養情性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是故黎民時雍韶樂之本也然非后夔制樂何以致鳳凰來儀之盛綏萬邦屢豐年武樂之本也然非周公制樂何以致清廟肅雝之盛蓋樂本於聖人之德而樂之成也又有以輔聖人之德樂本於天地之和而樂之成也又有

以召天地之和先王重其本而未嘗遺其末也盡其實而未嘗舍其文也徒有其樂而無其德固無以為美教化成風俗之本徒有其德而無其樂則亦何以為感神人和上下之具哉唐之君臣謂樂在人和亦可謂知樂之本矣然遽謂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則是先王制作皆為具文矣豈不悖哉嗚呼自秦滅典籍樂經最為殘缺今其可知者百不存一後之人君汲汲而求之猶懼其漫滅難考而况嘗為無用之具乎司馬氏譏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詐不信哉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陳音

陣破陳樂即七德舞也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破陳樂用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刺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曲伸以象魚鱗鵝鸛觀者莫不扼腕踊躍元日冬至朝會慶賀常奏後舞者改用進賢冠虎文袴騰蛇帶烏皮靴二人執旌居前更號神功破陣樂七德者取左傳武有七德名之也所以示其發揚蹈厲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形容尚

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馬邑人隋世為鷹揚校尉

義寧初據馬邑郡起兵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為定揚可汗稱帝改元後太宗敗之于并

州奔突厥為薛舉蘭州人隋末起兵自號西秦霸王建元後僭帝號于

蘭州太宗降舉于高墟城未幾死于仁果及其黨歸京師

立秦王率諸將討之以仁果及

斬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

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為天

下為去聲後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

之事戰一作攻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

制其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梗槩若委曲

寫之則其狀易識易以切朕以見在將相見音現將

相並去聲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曾音層既經為一

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重平聲必當

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

此事非臣思慮所及按史志太宗令魏徵與李百藥等更製破陣樂

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踊躍諸將上壽羣臣皆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自

是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

○愚按古之樂莫善於韶舞韶舞尚矣今
不可得而知矣夫子之論武舞有曰武始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
綴以崇其發揚蹈厲之容進退擊刺之節
不過以象其克殷紂服荆蠻之事而已固
未聞圖畫亡國之君而陳之也唐七德之
舞錄甲執戟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
麗鵝鸛之陣雖不能上法三代蓋亦庶幾
武舞之遺意矣蕭瑀以為未盡請圖畫劉
武周等形狀以識之夫君子於所不知蓋
闕如也瑀何所據而云耶太宗謂今日將
相有嘗為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此持言
當時之情耳要之瑀之論非特不便於當

時蓋亦無稽
於往古也

貞觀政要卷第七

貞觀政要卷第八

論務農三十

論赦令三十二

論辨興亡三十四

論務農第三十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

以人爲本人以衣食爲本凡營衣食以不失

時為本夫不失時者

夫音扶後同

在人君簡靜乃

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

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

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

去難

聲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

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

之易如然在初則易以豉切終之實難伏願慎

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

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洛音君多欲則

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剋己自勵耳

○愚按太宗之言曰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人不失時

以人君簡靜為本竊嘗因其言而推之舜之問遊于逸萬邦咸寧之本也禹之克儉

于家朔南暨聲教之本也湯之不敢盤于遊田表正萬邦之本也文王之不敢盤于遊田

懷保小民之本也自古興王之君未有不簡靜寡欲者也自古亡國之君未有不淫

侈多欲者也至哉太宗之言乎其可謂知本者矣雖然言之非艱行之為難太宗既以隋之崇侈宮室為鑒矣而復有飛山翠微之作既以隋之窮兵黷武為鑑矣而復有高麗西域之師魏徵曰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王珪曰在初則易終之實難然則向非二臣之言又豈能始終踐言也哉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呪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

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灾

林氏之奇曰夫天灾可以至誠感不可以人力勝太宗掇蝗而吞之不忍民受其灾其害自息明皇遣使捕之欲以人力勝天而其实愈甚天人之際豈不甚明矣哉
○愚按昔成湯禱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身代犧牲是不自有其身矣夫千金之子猶知愛其身人君以一身履九五之尊位崇高莫大焉此身為何如也惟能知吾之

一身億萬蒼生之身也則凡吾赤子之痒
痲疾痛舉切其身矣太宗念蝗之為民害
取而吞之曰寧食吾肺腸與湯之身代犧
牲皆不自有其身者也其感天心也宜哉
漢王嘉曰應天以實祭豈不書而災若
不以文此之謂也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冠去

聲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

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令平太

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

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
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
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
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斲失

○愚按夫子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時謂農
隙無事之時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

貞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
夫朝廷之上宮廷之間行儲君首服之禮

固未至於使民而奪其時也而以追兵備
畿妨農而止此太宗之心一念在民而不

敢少弛也推是心於天下
天下其有不務本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
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
民爲本人以食爲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
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爲億兆人父母
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爲奢侈朕常欲賜天
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

屋之人

比音鼻

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

使鄉閭之間以敬長

少夫聲長音掌

妻敬夫此則貴

矣但令天下皆然

令平聲

朕不聽管絃不從畋

獵樂在其中矣

樂音洛

○愚按論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釋者曰庶而

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
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

禮義以教之而孟子之告梁惠王亦曰王
如苑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

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皆三代盛
時所以王天下之要道也太宗謂朕欲賜
天下人皆富貴省徭薄賦不奪其特恣其
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咸
知敬順此則貴矣斯言也與我孟之言同
一揆也雖三代之治何以越此然貞觀之
時亦云庶且富矣固嘗大召名儒增廣生
員教亦云至矣朱子則謂其未知所以教
也三代之教天子必躬躬行於上言行政
事皆可師法太宗其能然乎愚謂太宗之
言仁言也貞觀之政善政也孟子曰仁言
不如仁聲之入人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
民使太宗知此而力行之則所
謂樂在其中者又當何如哉

刑法第三十一章凡九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

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

於人利於棺售故耳售音受今法司覈理一

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

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斷

獄允當者當去聲增秩賜金即姦偽自息詔從

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

官周禮秋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

後面三槐三公位焉今三公九卿三公見任州長衆庶在其後

制九卿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光祿寺卿掌酒醴膳羞之政衛尉寺卿掌器械

文物宗正寺卿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太僕寺卿掌廄牧輦輿之政大理寺卿掌折

獄詳刑鴻臚寺卿掌賓客凶儀之事司農寺卿掌倉儲委積之事太府寺卿掌財貨廩藏

寶易皆有少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音辟

關死刑也皆令平聲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

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

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幾平聲舊本自太

一章今合為一章音合

○愚按昔舜命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教

為先刑者不得已而用之以弼教而其心

則期於無刑也然明刑之要則曰惟明克允蓋明者所以得其情允者有以當於心理官之所重者在此而穆伯訓刑尤切切

於其審克之一語正奏讞詳審之謂也王
珪謂必選公良直善之人斷獄允當者增
秩賜金而太宗又使宰相及尚書九卿議
之固宜致刑措之盛也夫唐虞之世期於
無刑成周之隆至于刑措無刑尚矣刑措
亦王者之極功也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
史臣皆以幾致刑措美之
自漢唐而論可謂仁君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比音奴告主

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平聲有謀反

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衆計之事必有

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須

受盡令斬決

○愚按人臣謀逆此以下而叛上也奴告
其主是亦以下而叛上也已惡人之叛上
迺使叛上者得逞其志是以亂易亂相去
幾何太宗詔自今告主者勿受盡令斬決
斯言一出固足以感格
天下使無叛上之事矣

貞觀五年張蘊古爲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

相好並去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鞠其獄

令平 蘊古言好德癩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
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持書
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
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人之祿須
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
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
官與囚博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

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

處上聲後

同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

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
五覆奏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
或恐有寃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
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蘊古初以貞觀二
年自幽州今大興路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

上大寶箴

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取此義箴誠也

文義甚美

可為規誠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

作福

辟音璧君也周書其子陳洪範之辭

為君實難

孔子告魯定公曰為

難君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

禹貢曰任土作貢

具僚和其所唱

和去聲

是故恐懼之

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

拯音軫屯諸倫

切歸罪於已因心於人大明無偏照至公無

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

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

見文史篇論

出警而入蹕

天子出稱警入稱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也

四時調

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身為

之律

史記禹聲為律身為度注禹聲音應鐘律以身為法度

勿謂無知

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

樂音

洛後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曲禮曰

從樂不壯九重於內重平聲楚辭所居不迨

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紂作瑤室

羅八珍於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淳熬淳

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周書曰惟聖立其

糟而池其酒紂紂酒池可以運船勿內荒於

色勿外荒於禽夏書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

于此未或不亡色荒寵嬖女也勿貴難得之

貨老子曰不貴難得勿聽亡國之音詩序曰

音哀以思內荒代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

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

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史記

夏禹一饋而十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魏文

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毗諫帝不荅起入

急耶於是徙其半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

推漢高大度漢紀高祖寬撫茲庶事如履薄

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小旻篇曰戰兢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大明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詩云不識不知詩皇

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書曰無偏無黨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一彼此於曾臆捐好惡於心想好惡並去聲衆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

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

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音現如水如鏡不示物

以形物之鑒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渾音濁

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

旒蔽目而視於未形冕十有二旒天子冠用五采玉垂於延之前後各十雖黈纒塞耳而聽

二取目不須視惡色之義雖黈纒黈纒黃也纒塞耳而聽

於無聲黈他口切纒音曠黈纒黃色綿也於無聲黃綿為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

示不聽謙和也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

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

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

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

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

亂戡以智力戡音堪勝也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

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

金鏡窮神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去聲苞括

理體抑揚辭令如字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

起祝授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

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日爭讀敢告前疑太宗

嘉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按通鑑無與因

博戲之說唐史張蘊古無傳事見刑法志

唐氏仲友曰張蘊古文章鯁直之士太宗以一時誤見濫誅最為可惜大寶箴諷帝

以民畏而未懷切中帝之病蘊古敏書傳
曉世務文擅當時加以切直太宗濫殺而

悔則何

朱子黼曰詩三百五十篇而疾讒者六君
子有七惡而以訐為直居其一自昔賢智

之棄逐政治之隳圯國家之昏亂未有不
自讒訐也太宗方蒐積群才共興治功乃

復容萬紀輩玷汚朝列何哉房玄齡一代
名相而萬紀以考選不公誣之張蘊古平

反妖言而萬紀以按事不實劾之玄齡以
魏徵免按而蘊古竟罹非命挾恩依勢逞

其姦謀其為太宗盛德累豈少乎詩
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萬紀也夫

○愚按自古王霸之辨治亂之分曰德刑
曰義利而已太宗知尚德而不尚刑故能

拒絕封德彝法律之言知尚義而不知尚
利故能斥權萬紀採銀之奏此其天資聰

明最為合於帝王之道者也夫既知其言
之非矣則廢逐其人可也然德彝則任股

肱之寄萬紀則居耳目之官德彝論無忌
佩刀之罪置校尉於死地萬紀論好德妖

言之罪陷蘊古於非辜小人深文如出一
律何太宗明於先而暗於後得於彼而失

於此乎校尉以戴胄而免蘊古則遂罹極
刑愚觀蘊古之箴曰衆棄而後加刑嗚呼

蘊古之罪豈所謂衆
棄者邪亦可哀也已

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此音鼻奏決
死囚雖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
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在京諸司
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
奏又手詔勅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
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
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令死而情在可矜者

宜錄狀奏聞

范氏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
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
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
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
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
於古矣樂致
刑措宜哉

○愚按易之象言刑獄者五而議獄緩死
必見於中孚者蓋以君子者每於事於物
無不用其中於人命所繫尤見中孚之至
也獄者不得已而設議謂必究其情也死

者不可以復生緩謂求所以生之也呂刑曰罔非在中又曰獄成而孚則中孚者誠議獄緩死之本也太宗恤刑之詔其出於中心之誠者數亦近乎周官五聽三訊之遺意矣

貞觀九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

岷州今為西和州隸

陝西都督高甌生

史無傳

坐違李靖節度又誣告

靖謀逆減死徙邊時有上言者曰甌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雖是藩邸舊勞誠

不可忘然理國守法事須盡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從去聲若甌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

○愚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離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堂堂三代之佐此後世之所不能也太宗以王魏為相以薛萬徹為將非所

謂雖難必賞歟至若高甌生以秦府舊臣
身從百戰一旦犯法黜之不疑非所謂雖

親必罰歟嗚呼太宗之布公道其庶幾武侯之治者乎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

德慎罰周書康惟刑恤哉虞書舜禮云為上

易事易以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入疑

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長者掌後同

辭夫音扶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

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

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

詠斯起虞書皋陶賡歌當今道被華戎功高

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

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

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

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者也疏與今之刑

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並去聲後同或輕

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

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

則洗垢求其癢痕癢音盤癢痕可求則刑斯濫

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

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

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

談皆敦尚於孔老孔子老聃也威怒所至則取法

於申韓申不害韓非皆戰國刑名之學直道而行非無三黜

三去聲論語曰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

矣故道德之旨宋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

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

之王度稽音羈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

國之法遂差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與秦侵鄭楚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

與之爭正於伯州犁州犁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土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

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戎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戊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

刑以弊漢張湯為廷尉卿上意所便曰所治即上意所欲舉予監史深刻者即上

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特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

帝於是往往釋以人臣之頗僻頗平猶莫能

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

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

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

念樂其所樂音洛上同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

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

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

或以物不稱心稱去聲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

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夫聲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度待洛切曾何等級曾音層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

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

蹈平易之塗

鮮上聲易以
豉切後同

多遵覆車之轍何

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鑑國之安

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

世詩大雅蕩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幽

柯篇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

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

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

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

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

忠厚遠便佞遠去聲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

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

誹謗堯舜設誹謗之木於五達追禹湯之罪

已左傳禹湯罪已惜十家之產見納諫順百

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

易謙卦九三勞不自滿以招損虞書曰滿招

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易大傳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善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而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文言傳釋誠否九五爻義

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

按史傳上幸洛陽次

昭仁宮多所譴責徵諫曰隋惟責不厭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柰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和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云云

唐氏仲友曰徵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此即皇極所謂王道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二說並行而不相悖無作好惡道也惟作威福權也德大而常禮不足以賞於是乎有作福罪大而常法不足以誅於是乎有作威此非有司之法守而出乎人君之權者雖作福而德稱乎賞豈作好哉雖作威而罪宜乎誅豈作惡哉然則賞刑非不由喜怒也不由乎一人之私喜怒也

○愚按漢世賢良之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

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賞而民不勸重刑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其是之謂歟夫以太宗之世嘉善賞功之制明罰恤民之詔屢形於言亦可謂兢兢於君道者然刑賞之失猶有知魏徵之言者豈正身之道未有以盡於已乎抑信未足以孚於民乎觀徵所謂欲善之志不滅而改過之心少虧其未能正於已而信於民者可想見已雖然徵之疏必諄諄以隋為戒若致儆於庸君常主之前者亦猶賈山於漢而借秦為喻之意憂治危明之心也若徵者可謂忠愛其君者矣

貞觀十四年戴州

濟北地今廢

刺史賈崇以所部

有犯十惡者被刺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

陶唐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

弟盜跖為巨惡

盜跖莊子雜篇以為柳下惠之弟名跖而為大盜

夫

以

扶夫音

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

陶染變革去惡從善

去上聲

今遣刺史化被下

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

平聲後同

緣此皆被

貶降或恐逆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

惡者刺史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

可肅清姦惡

貞

○愚按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謂

政刑之不如德禮也蓋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禮

之本也後世之為治者德禮有愧教化不先非惟德禮不能使民有耻且格而政刑

亦不能使民免而無耻矣甚而至於罪麗于十惡尚忍言之哉然究厥本原則承流

宣化坐罪宜也而遂至於通相掩蔽罪人
斯失反以長姦容隱遂使麗于十惡者乃
得全身於覆載之間而可乎哉太宗不坐
刺史但令明加糾察以正其罪蓋深有以
知其弊而不得不然也司牧民者其
亦於德禮政刑而知本末先後哉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武德初

上言三事帝曰可謂諳臣矣曰夫作甲者夫

貞觀中拜御史累遷大理卿扶欲其堅恐人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

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聲朕常

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
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鈞聲價今
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唐氏仲友曰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
固嘗拒封德彝刑法伯道之說從魏公仁

義之言雖道德齊禮未純三代而欽
恤之意形矣惜哉後世之不能守也

○愚按漢景帝之詔有曰欲令理獄者務
先寬又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
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
為察以刻為明罪者不服姦法為暴甚無

謂也諸獄雖疑若文致於法而罪人心不
厭者則讞之誠後王之所當知也太宗謂
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深宜禁
止務在寬平斯言也與景帝之詔同一仁
心也史臣俱以刑措美之宜哉蓋寬則矜
怨可得其情急則殘忍有失其情者矣然
寬非縱弛之謂也寬而流於縱弛則幸免
者有焉今日務在寬平則平若持衡輕重
不失矣罪在於輕而從輕罪在於重而從
重此平也實寬之所致也則寬平者實明
刑之典
要歟

赦令第三十二章 凡四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

入者少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好去聲

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

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

莠者傷禾稼稂莠音郎酉惠姦究者賊良人

先音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周書康誥又蜀

先主姓劉名備字玄德漢中山靖嘗謂諸葛

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

元方名紀康成名玄

並後漢人

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

音曾

層

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

帝每年數赦

數音朔後同

卒至傾敗

卒子

夫謀小

仁者

夫音扶

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絕不

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

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

過

范氏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

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不亦踈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惟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

可謂善治矣

馬氏存曰先王以教而化民以刑而禁民不幸或陷於憲網者聖人則原其情而省

其過之大小而肆赦之蓋赦者聖人不可以宥過也可以行而不行則傷乎仁不可以

行而行之則失乎義故世之議者或以宜踈而不宜數或以宜數而不宜踈是踈者

太簡數者大繁蓋惟當語其當否而不論其疎數也故周官三宥三赦之法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以為宥之可用止於如此曰幼弱曰老耄曰蠢愚則以為赦之可行止於如此由是觀之赦宥之法當其時而用之則為天下之利不當其時而用之則為天下之害故魯肆大眚春秋譏之管仲亦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宥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以為天下之民知赦之福而不知無赦之為福是亦議其赦之大者乎

○愚按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誤也災不幸也故肆赦之怙有恃也終再犯

也故賊刑之此聖人用法之權衡而忠厚之意寓於其間未聞不擇罪之輕重而悉赦之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雷動而雨作天澤所施溥矣而曰赦過宥罪過之小者赦釋之罪之大者寬宥之而已亦非謂不擇罪之大小而悉赦之也故春秋莊公之世肆大眚聖人以為非常之事書之於經正以其非古也自是而赦令數矣然或者因天下有非常之事與夫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不得已而用之猶云可也否則雖足以見仁惠而未免所謂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矣為人上者操刑賞之柄以勸善懲惡酌古之道揆今之宜必赦

過宥罪而不可數要為得中也太宗謂絕不放赦而四海安寧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其深有見於治道者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惟須簡

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

盡記更生姦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

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數音朔實不益道理宜

令審細令平聲毋使互文毋無通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

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

大號易渙卦九五爻辭言發號施令施平聲若汗出於

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為反周書周官之辭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

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

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愚按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級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之以律律之書凡十二篇所以使民遷善遠罪而無犯也皆太宗詔房玄齡等與法司因隋之舊而更定增損多降重為輕迄貞觀用之無所變改夫律令格式皆所以用法也太宗謂貴簡約貴常定此最為知法意者夫不簡約則出入輕重吏因之而作弊不常定則朝行夕改民莫知所信從太宗取則於蕭何畫一之法而不輕於數變法必須審定以為永式能致刑措實由此

也
長孫皇后遇疾漸危篤皇太子承乾啓后曰

醫藥備盡今尊體不瘳音抽請奏赦囚徒并

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

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者若行善無

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

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吾一

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按通鑑貞觀九年長孫皇后

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擗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

止之后日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甚太子曰云云后曰云云必行汝言吾不如速

死太子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后固止之

唐氏仲友曰天啓興運亦不偶然助興運必有賢妃以漢唐論長孫賢於陰馬有古

后妃之美無後世后妃之失太宗謂內良佐信夫

○愚按三代興王之主無不內有賢助以協成至治任妃邑姜其表表於經傳者為

天下母儀之所取則焉若長孫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絕無僅有者也馬鄧不足

以儕之矣遇危疾而不以肆救徵福非卓然有見何以能茲不幸而弗登耆艾宜太

宗有失內良佐之嘆也天假之年使之擁佑於高宗之世則庶幾其過禍亂之萌乎

此可為深悲也

貢賦第三十三章 凡五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

使去聲唐制諸州奉貢物入京

者謂之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

庭實

當去聲

比聞都督刺史

比音鼻

邀射聲名厥

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意外求更相倣效平更

聲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愚按夏書載禹平水土之績而以貢名篇貢者下獻上之名水土未平何由定貢

書以貢名見地平天成之功也然曰任土作貢者亦非以其土之所有而悉貢也禹

貢一書其所貢者皆服食器用之常宗廟朝廷之不可闕者非徒奉一人耳目心志

之所欲也而唐之刺史至於越境求物更相倣效亦由國無定制使踰越於常度之

外太宗深懲面力革其弊誠王者之先務也

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鸚鵡性辯慧尤善應答

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出於

林藪使去聲令平聲按通鑑貞觀五年十一月林邑獻五色鸚鵡魏徵以為不宜受

上喜而歸之

○愚按周書載召公戒武王之言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其後

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其得失可睹也太宗卻林邑白鸚鵡之獻可謂

能遵古先哲之訓而鑒後世之失矣

貞觀十二年踈勒朱俱波甘棠

皆西域國名踈勒距長安

九千里餘王姓裴氏朱俱波在葱嶺之西甘棠在大海南遣使貢方物去使

聲後太宗謂群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南蠻

國在安南之外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朕何德以

堪之觀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

方者拓音托惟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

漢武驕奢國祚幾絕幾平聲朕提三尺劔以定

四海遠夷率服億兆又安自謂不減二主也

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

必不敢懈怠惟籍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

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

而待也按通鑑係貞觀九年十二月

唐氏仲友曰太宗因四夷之賓而以秦皇漢武自徵求輔弼之言此忠言可進之機

惜哉玄齡無杜漸之言俾

進乎帝王保治之道也○愚按昔武王克商西旅底貢厥燹太保

作旅燹用訓于王而致慎德之戒夫以武

王之聖而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

人主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太宗因四夷

之賔以秦皇漢武自倣以求言而當時大

臣雖不聞有如太保作書之訓然自懷危

亡不敢懈怠有合於夙夜罔或不

勤之言庶幾乎帝王保治之道矣

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

高麗官名

其職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立王

弟子藏為王自遣使貢白金黃門侍郎褚

為莫離支官

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

東

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日玄菟二曰樂浪三

曰高麗四曰滿飭五曰鳧夷六曰索陛下以

之興兵將事乎伐為遼東之人為去聲報主辱

之耻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宋

春秋時國名字華遺魯君以郕鼎遺去聲魯君桓公名執郕

父宋戴公孫也

遺魯君以郕鼎

遺去聲魯君桓公名執郕

鼎部國所造器桓公受之於大廟大音泰後

故繫名於部魯大夫臧諫曰君人者將昭德

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百官

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

殷所變夏鼎也武王克商乃營義士猶或非

之蓋伯夷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大廟

其若之何事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

公四月取部鼎于宋納于大夫春秋之書

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

不以爲愆將何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

合受太宗從之按通鑑太宗又謂高廉使者

離支統逆汝曹不能復離今更爲之遊

也唐氏仲友曰名其爲賊乃可服之此兵法

與太宗意會宜其從之之速也

○愚按褚遂良援古證今諫太宗卻莫離支之獻則善矣而不能因以消其忿兵黷

武之心而其諫辭與太宗意會卒成遼水之征惜哉

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藏去聲高麗王名及莫離

支蓋蘇文蓋音盍高麗臣名金蓋蘇文既弑其王武於是專擅國事其狀貌雄

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上馬出行必整隊伍

尊者長呼則人皆奔避不避坑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遣使去聲獻二美

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

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却

還之本國按通鑑係貞觀二十年

○愚按周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未聞以美女

為貢者也適足以亂人之國而已矣昔紂受閔天美女之獻而西伯興魯受齊人女

樂之歸而孔子行蓋自古臣下之詭計列國之陰謀未有不以女子為間使之先有

以惑其耳目移其心志或乘隙以沮敗其所為或遂中以不測之禍可不慎哉高麗

美女之貢夫豈不為是邪况當興師致討之時乎太宗還之謂不欲傷其心固仁劑

之意亦豈非有見於此邪
若太宗其可謂賢君也

辯興亡第三十四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從容

從即容切

謂侍臣曰周武平紂

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

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

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

百諸侯不期而會

武王伐紂諸侯會孟津者八百餘國

周室微

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蚕食諸侯平定雖

同入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

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

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

○愚按太宗君臣聳論創業守成孰難玄
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成為難夫創業

者既往之事守成者方來之事也與其追
論於既往曷若致力於方來者為有益乎

他日與群臣論周秦運祚長短之由蕭瑀
之言即創業之事太宗之言即守成之事

也夫所貴乎君臣之間講論古今者欲其
反之於已而推之於治也取天下之事太
宗既已身親之矣方當即位之初所宜監
秦之所以失効周之所以得庶乎如周祚
之長不至如秦祚之短也嗚呼太宗
宗之言可謂能切已近思者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
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
許賑給乃令平聲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
惜倉庫比至末年比音鼻計天下儲積得供五

六十年供平聲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

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

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辭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

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

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舊本

此章重出者縱國日報家山早本無此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
北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
不色此蓄積者所以為民非為君也百姓足
孰與不足聖經所以垂訓而公私之積猶
長可哀痛賈誼所以言於漢文帝之時也蓋
蓄積固有國之先務也至於蓄積豐富後
心一坐貫朽粟陳不足以供排山倒海之
欲非惟無可以養民且至於厲民矣太宗
謂但使倉廩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
蓄此得古人制國用之意良足取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
猶影響昔啓人本突厥啓民可汗亡國來奔

隋文帝不恠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
存立既而疆富子孫不思念報德纔至失脫
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郡名今為代州隸腹裏及隋國
亂又恃疆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
子孫並為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
群臣咸曰誠如聖旨

○愚按三代之待夷狄也來者不拒去者
不追蓋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文王之伐

嚴狃止於城彼朔方而已宣王之伐淮夷
止於徐方來庭而已曷嘗盡欲郡縣其地

而臣妾其人哉後世不明華夷之辨務為
懷遠之圖適以自遺患而已矣故漢宣扶

立呼韓而建武多北邊之擾隋文撫存啓
民而煬帝有鴈門之圍由不能以三代為

法故也可
不戒哉

貞觀九年北蕃北突厥歸朝人奏突厥內大

雪人饑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

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

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

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

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

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名斯晉卿桓

侯戰國時人問李克戰國時人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

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並音數勝則主

驕數戰則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

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

太宗深然之

○愚按大雪人飢羊馬並死突厥將亡之徵也太宗不以此論其必亡而以不任忠良不憂百姓知其必亡可謂善觀人之國矣然魏徵論吳亡之事則又有深意焉蓋頡利固數戰數勝者也太宗自起兵已來亦豈非數戰數勝者乎觀頡利之亡亦可惕然而懼矣厥後太宗既老而復興高麗之師殆近於李克之所論者太宗固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豈不信哉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

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

齊後主也名緯世祖之子

深好奢侈

好去聲

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

市無不稅斂

去聲

朕常謂此猶如饑人自食其

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

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

後周宣帝名贇齊自稱天元皇帝

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

別行去聲齊主悞弱悞與懦同政出多門國無綱紀

遂至亡滅天元性兇而強威福在已亡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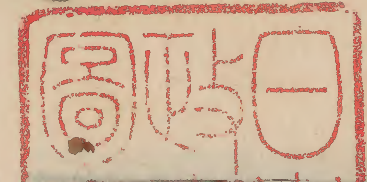
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舊本此章重出奢縱

篇今去彼存此

○愚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

宜鑑于殷峻命不易夫殷之鑑以夏周之

鑑以殷太宗以開基之明君而能以亡國



也宜哉至論周齊之君孰優魏徵以齊主

則天元其剛惡齊主其柔惡歟剛柔
雖異亡國則一政未易以優劣論也

貞觀政要卷第八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